

夏天最后的秘密

·郭丽平

大暑的热情拥抱世间，
在酷热中接纳暴雨的冲击。
生命于高温里欢歌，孕育惊喜。

那一池荷花是盛夏的画卷，
荷叶层层叠叠，与碧水偎依，
如绿色的波浪起伏不息，
荷花娇柔，半掩容颜藏在绿里。

腐草为萤，是大暑的传奇，
点点萤光，与星辰遥相对照。
天地宛如鹊桥两分，
这边是萤，那边是星。

是星光让星空浪漫无比，
还是萤光给黑夜增添诗意？
不必分辨，沉醉这迷离。

白昼暑气升腾，色彩绚丽，
夜晚月色如梦，星光熠熠，暑中已含秋意。

夏天最后的秘密，
或许就藏在荷香的涟漪，
或许就躲在萤光与星子的私语。
在这大暑的时光里，
等待有心人去寻觅。

午时花开

·刘曼诗

小暑大暑，上蒸下煮。大热的天外出，阳光如针刺扎在我身上，树叶垂头，藤蔓花儿无精打采，鸟儿也躲得不知去处。在这流金砾石的世界中，我看到了一簇小花，开得精神抖擞，如战士般雄赳赳气昂昂。这是久违的午时花，只有在日头最毒、阳光最盛时才会绽放的花朵。

午时花，名字中蕴含着她的特性，有太阳的时候才会开放，因此又有“太阳花”的别名。这种花朵有单瓣和重瓣两种花形，花色繁多，红的、黄的、白的、粉的、紫的，其中以红色为主，可以细分为玫红、水红、绛红等。她的茎蔓十分纤细，呈紫红色或米黄色，如一根根细长的面条，轻轻摇摆，韧劲十足，轻易不会被折断。翠绿的叶片，肉质肥厚，形如一支支矮胖松针。我曾经扯断过她的叶子，发现里面有一点黏稠的液体，散发出淡淡的草木气息，让人心脾舒畅。

午时花每支茎蔓上顶着一朵五瓣花朵，从夏初开始，一直开到秋天。虽然单朵花期很短，但一朵接着一朵，如同燎原的星火，越开越艳。在微风中轻轻摇曳，展示着生命无限蓬勃的生机。

我最初认识午时花，是在老家一个名叫小路的身单汉家。小路家的午时花长得最旺，开的花色也最多。他家的午时花种在盆里，沿着菜地边排成一圈，好似为菜园绣上了一道五彩花边。每个路过的人，都要停下来瞅瞅他家的菜地，顺便赞一句：“午时花开得好啊。”

我们纷纷向他讨要，小路也不吝啬，有时亲自掐几截花茎递给我们，有时偷懒，让我们自己去挑。我们便拣茎干肥壮的、开各种颜色的花茎摘回去。午时花像韭菜一样，割一茬，长一茬。小路从不担心他的午时花越摘越少。

带回的午时花花茎往土里一插，浇点水，不用施肥，过几天，歪斜的身子站直，再过几天，头顶开始长出花苞。小路家的午时花在各自家门口安营扎寨后，到了该开花的时节，一朵一朵次第绽放，红艳艳一大片，把农村生活打扮得五彩斑斓。

午时花的生命力顽强，只要有一点土地、一缕阳光，她就能生根发芽，开出美丽的花朵。她的坚韧和美丽都源自对生命的热爱和追求。在这片繁花似锦的世界中，我们也要像午时花一样，无论环境如何，始终保持生命的热情和美丽，为世界增添一抹独特的色彩。

午时花开，生命的细节与韵味都藏其中。她如诗如画，如音如梦，让我们在滚滚红尘中，觅到一份平和和宁静。每一朵午时花都是一首生命赞歌，是对生命的尊重和欣赏。在这光影斑驳的世界中，让我们也如午时花一般，勇于绽放出生命的美丽，照亮脚下的道路。

《乾坤清气》

中国画



王星

1954年生，师从指画名家张天奇先生，江苏省美术家协会会员，江阴市书画院特聘画师，无锡市江南书画院特聘画师，曾任江阴市美术家协会理事。

仰面看天

·王太生

踮脚油菜地，其时，茎秆已高，已然没过头顶，人在黄花间，仰面看天。

仰面看天，心容易空。心一空，杂念全无。

天空蓝碧温软有淡纹，间或飘过白云，轻盈如棉絮。眼中满是菜花，黄澄可爱，透迤一片，菜秆好高啊，人在高秆花田如一青虫，被淹没在油菜地中。

日常生活中，总习惯低头走路，很少站在空地仰面看天。

仰面看天，古人早已为之。800年前，宋代诗人张埴，“仰面楚天过，浮云似白衣。”他，仰望的是荆楚的天空，看见白云如衣裳。

一个人看天上的云，可以看出不同的形状，如牛、如羊、如狗、如山、如肖像……就不知道诗人怎么会识得出它就是一件衣裳。

古人为什么喜欢看天？是看天空的云和雨。

哪些季节，人们喜欢看天？麦收与稻获。稻、麦登场，农人怕雨，所以常常望天。担心一场意想不到的雨，飘然而至；江南梅雨，人坐家里，抬头望天是要判断出门时要不要带一把伞，是看梅雨还要下多大一会儿。

不同的时间、地点看天，会看出不同的气象。我在孩童时，曾经仰面看天。稚眼看天，是想窥视更大的世界。无奈在18岁之前，没有出过远门，向往外面的世界只能看天。那时翘首仰望天

空，看天空中的飞机，在云端如一粒小点，急速地移动，直至看到眼睛发花，那个小点消失在灰蒙蒙的苍穹。那时我在想，飞机从哪儿来，又要到哪儿去？坐在飞机上的人，见我如一只蚂蚁吗？看我住的房子如积木？飞机上的人在窗口往下看，会看见长江吗？如飘带一样的长江。我住的小城，就在长江边。如果说江是一根活藤，小城就是这根藤上连缀着的一只青碧的瓜。

及至少年，也曾棉花地里看天。那年秋天，我在乡下做客。棉桃始炸蕾，地里棉株高且密。风凉如绸缎的苏北平原上，棉田一望无边。初来这陌生的地方，一切皆新奇。我随亲戚下田摘棉花，傍晚走得迟，天暗下来，一弯月亮升起在远处，人在田地深处往回走，抬头望天，忽然发现，棉花地里层层密密，明月皎皎，月光如银，倾泻而下。那晚的月色竟是那么冷而美，天地一片明晃晃，看四周景物，清晰如白昼。我看棉田的上空闪烁着星星，四周静谧，风过处，叶、株、桃蕾，窸窣窣窣，棉花们在月下说话。

后来，我在徽州的山村也曾仰面看天，那天黎明，天还没有亮，我们起早赶路，看到头顶上密密麻麻有那么多星星，这是我多年没有见到过的阵势。城市里的空气把许多东西遮掩了，包括从前经常见的那么多的星辰，它们其实并没有走远，

墙里丝瓜墙外香

·王国梁

丝瓜对我来说可不仅是食物，它更像是故乡的一个象征，类似房前屋后的桑梓。人们用桑梓来借指故乡，在我这里，丝瓜甚至也可以借指故乡。

故乡的小村里，很多家庭都拥有一墙丝瓜。徜徉于村间，总会被那一墙丝瓜吸引了视线。丝瓜本是种在自家的墙根，长着长着就过了墙头，翻到了墙外。丝瓜的生命力特别强大，身上具备乡民的气质，一点也不娇气，自带蓬勃之气，并且无须打理，沐着雨，乘着风就能长出繁密的绿叶，结出累累的果实。

一墙丝瓜，是乡间一道美丽的风景。深绿色的丝瓜叶密密匝匝，把一道墙覆盖得严严实实。绿墙初具规模之后，丝瓜的长势就更加旺盛了。百千条丝瓜藤不断地向上攀爬，千万片丝瓜叶不断地应运而生，绿色越来越浓，绿墙也有了蔚然深秀的气质。丝瓜藤的末端，有细细的藤蔓伸展出来，卷曲成好看的形状，仿佛一幅美图的温婉之笔，为画面增添了一抹柔情。待到绿到一定程度，丝瓜花就开了。

丝瓜花开起来，绿墙就形成了绝美的乡间小景。你见过丝瓜花吗？它们像美丽的仙女一般娇柔。尤其是它的颜色，明黄的、灿烂的，非常醒目。小黄花鲜嫩娇俏，在风中调皮地摆动裙裾，仿佛能听到它们的欢声笑语。黄色的小花朵点缀在绿瀑布之间，闪着璀璨的光芒。丝瓜花开呀开，开成千朵万朵，真有繁星漫天的意趣呢。花朵引来了蜂蝶，花墙上蜂飞蝶舞，更热闹了。

过不了几天，小丝瓜就长出来了。刚长出来的丝瓜，只有手指般大小，头上还顶着黄花。奇怪的是，黄花未曾枯萎，依旧是鲜嫩好看的模样。小丝瓜很顽皮，总喜欢藏在宽大的绿叶中。一阵风过，它们被吹得露出头，连同小黄花也露出来了。没多久，稚气的小丝瓜就长大了。长大的小丝瓜，真有点“女大十八变”的意味，变得婀娜多姿。

丝瓜成熟时，母亲最喜欢。有丝瓜可吃的日子，母亲总是把餐桌经营得清香四溢。她会做很多丝瓜菜，清炒丝瓜、丝瓜丸子汤、丝瓜炒肉片……

母亲做的丝瓜炒鸡蛋格外好吃，这道菜是农村家常菜，家家户户都会做。丝瓜趁着鲜嫩从墙上摘下，鸡蛋是家里的鸡下的，刚刚从鸡窝里掏出来。丝瓜洗净、切片，鸡蛋磕到碗里搅拌均匀，只听得大铁锅里“滋滋啦啦”一阵响，一道丝瓜炒鸡蛋出锅了。尝一口，鲜香美味。这道菜没有什么调料辅助，菜肴里仿佛带着阳光的香、清风的甜、雨露的润。

乡间丝瓜最典型的特点是墙里丝瓜墙外香。无论谁家的丝瓜爬到墙外，都顺理成章化身“公共财产”。路过的人隔墙高喊一声：“二婶子，我摘几个丝瓜，回去炒着吃！”母亲听到这样的喊声，也会高声回应一句：“摘吧，随便摘！”

乡间的一墙丝瓜，是美味，是亲情，也是乡情。墙里丝瓜墙外香，那些带有故乡风情与故乡民风的丝瓜，在我的记忆中繁茂地生长着，永远也不会枯萎。每当我循着丝瓜的香气回归故乡时，迎接我的必定是一张张纯朴的笑脸。

还在那儿。走远的是人，以及看星星的角度和方向……那趟徽州之行，我站在古宅的天井里仰面看天，人如井中之蛙。头顶是一方四四方方的天空，深墙高院，借助这一方洞天仰面看外面，看浮云和飞鸟偶尔经过。

乡下天空是透明的，田地里空气新鲜，泥土松软，能踩出水分。站在坚实的庄稼丛中，会觉得，自己也是一株庄稼、一株植物。

仰面看天，中年和少年有何不同？少年看到的是天青色，中年看到的是月白和深邃；少年见识的是露水和诗，中年怀的是浩大和沧桑。

湛蓝的天空，会看到什么？看到鱼鳞呈祥、蘑菇鲜嫩，目睹羊羔跪乳、雁阵布空、长烟一撇……映入眼帘的那些白云，或如骆驼散步，有一人牵着，大步流星；或是几只毛色纯白的小马驹，追着妈妈在跑；或是一介农夫，荷锄戴月归；又如一个驼背老者，站在村口，手搭凉棚朝远处眺望，等待儿孙归……

天高人小，地阔人渺，浩荡的天幕上有大风在徐徐震荡。天地间，一人，一田，一仰望，颈脖之间，筋络舒舒，被植物庄稼所簇拥，神清气爽。

我倒是喜欢古人的那句诗，“天上浮云如白衣”。仰面看天，触摸庄稼、生灵与村庄，感受高天厚土。